

武英殿二十四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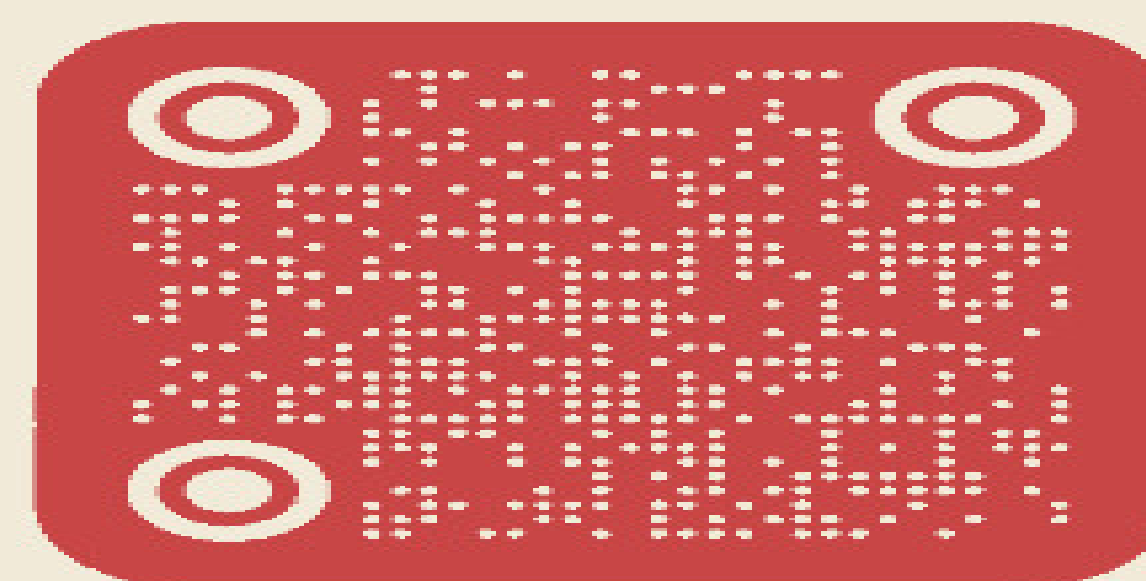
史記

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

宋中郎外兵曹 參軍裴駢集解

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

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



兀雨書屋

卷一三〇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

昔在顓頊。命南正重以司天。北正黎以司地。唐虞之際。紹重黎之後。使復典之。至于夏商。故重黎氏世序天地。其在周。程伯休甫其後也。當周宣王時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。司馬氏世典周史。惠襄之間。司馬氏去周適晉。晉中軍隨會奔秦。而司馬氏入少梁。自司馬氏去周適晉。分散。或在衛。或在趙。或在秦。其在衛者。相中山。在趙者。以傳劒論顯。蒯瞶其後也。在秦者名錯。與張儀爭論。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。遂拔。因而守之。錯孫靳。事武安君白起。而少梁更名曰夏陽。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。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。葬於華池。靳孫昌。昌為秦主鐵官。當始皇之時。蒯瞶玄孫卬為武信君將。而徇朝歌。諸侯之相王。王卬於殷。漢之伐楚。卬歸漢。以其地為河內郡。昌生無澤。無澤為漢市長。無澤生喜。喜為五大夫。卒。皆葬高門。喜生談。談為太史公。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。受易於楊何。習道論於黃子。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。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。乃論六家之要指曰。易大傳。天下一致而百慮。同歸而殊塗。夫陰陽。儒。墨。名。法。道德。此務為治者也。直所從言之異路。有省不省耳。嘗竊觀陰陽之術。大祥而衆忌諱。使人拘而多所畏。然其序四時之大順。不可失也。儒者博而寡要。勞而少功。是以其事難盡從。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。列夫婦長幼之別。不可易也。墨者儉而難遵。是以其事不可徧循。然其彊本節用。不可廢也。法家嚴而少恩。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。不可改矣。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。然其正名實。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精神專一。動合無形。瞻足萬物。其為術也。因陰陽之大順。采儒墨之善。撮

史記集解序

裴駟

班固有言曰。司馬遷據左氏。國語。采世本。戰國策。述楚漢春秋。接其後事。訖于天漢。其言秦。漢詳矣。至於采經。摭傳。分散數家之事。甚多疏略。或有抵牾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。貫穿經傳。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。斯已勤矣。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。論大道。則先黃老而後六經。序游俠。則退處士而進姦雄。述貨殖。則崇勢利而羞賤貧。此其所蔽也。然自劉向。揚雄博極羣書。皆稱遷有良史之才。服其善序事理。辯而不華。質而不俚。其文直。其事核。不虛美。不隱惡。故謂之實錄。駟以為固之所言。世稱其當。雖時有紕繆。實勒成一家。總其大較。信命世之宏才也。考較此書。文句不同。有多有少。莫辯其實。而世之惑者。定後從此。是非相貿。真偽舛雜。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。研核衆本。為音義。具列異同。兼述訓解。粗有所發明。而殊恨省略。聊以愚管。增演徐氏。采經傳百家。并先儒之說。豫是有益。悉皆抄內。刪其游辭。取其要實。或義在可疑。則數家兼列。漢書音義。稱臣瓚者。莫知氏姓。今直云瓚曰。又都無姓名者。但云漢書音義。時見微意。有所裨補。譬疇星之繼朝陽。飛塵之集華嶽。以徐為本。號曰集解。未詳則闕。弗敢臆說。人心不同。聞見異辭。班氏所謂疏略抵牾者。依違不悉辯也。愧非胥臣之多聞。子產之博物。妄言末學。蕪穢舊史。豈足以關諸畜德。庶賢無所用心而已。

史記卷二

二

黃帝者。少典之子。姓公

孫。名曰軒轅。生而神靈。弱而能言。幼而徇齊。長而敦敏。成而聰明。軒轅之時。神農氏世衰。諸侯相侵伐。暴虐百姓。而神農氏弗能征。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。征不享。諸侯咸來賓從。而蚩尤最為暴。莫能伐。炎帝欲侵陵諸侯。諸侯咸歸軒轅。軒轅乃修德振兵。治五氣。藝五種。撫萬民。度四方。教熊羆貔貅羆虎。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。三戰。然後得其志。蚩尤作亂。不用帝命。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。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。遂禽殺蚩尤。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。代神農氏。是為黃帝。天下有不順者。黃帝從而征之。平者去之。披山通道。未嘗寧居。東至于海。登丸山。及岱宗。西至于空桐。登雞頭。南至于江。登熊湘。北逐葷粥。合符釜山。而邑于涿鹿之阿。遷徙往來無常處。以師兵為營衛。官名皆以雲命。為雲師。置左右大監。監于萬國。萬國和。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。獲寶鼎。迎日推策。舉風后。力牧。常先。大鴻。以治民。順天地之紀。幽明之占。死生之說。存亡之難。時播百穀草木。淳化鳥獸蟲蛾。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。勞動心力耳目。節用水火材物。黃帝二十五子。其得姓者十四人。黃帝居軒轅之丘。而娶於西陵之女。是為嫫祖。嫫祖為黃帝正妃。生二子。其後皆有天下。其一曰玄囂。是為青陽。青陽降居江水。其二曰昌意。降居若水。昌意娶蜀山氏女。曰昌僕。生高陽。高陽有聖德焉。黃帝崩。葬橋山。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。是為帝顓頊也。

帝顓頊高陽者。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。靜淵以有謀。